

意識型態的莫斯科： 布爾加科夫作品中的二〇年代莫斯科形象

蘇淑燕/ Shwu-yann Su

淡江大學俄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Russian, Tamkang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分析布爾加科夫 (М. Булгаков) 中篇小說《狗心》(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裡的莫斯科形象，從意識形態角度切入，剖析二〇年代蘇聯早期的莫斯科生活(住房短缺問題)、官方的教育新人運動，和兩種不同階級、不同意識形態(無產階級和奈普曼集團(нэпман))的鬥爭。本文除了文本分析外，還引用了布爾加科夫二〇年代有關莫斯科印象的相關散文，作為對照。

【關鍵詞】

《狗心》、布爾加科夫、意識形態、改造新人運動、莫斯科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image of Moscow in M. Bulgakov's novel "The heart of dog" using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to analyze life in Moscow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early 1920s e.g., problems with serious housing shortage, government's policy on social education for new immigrants to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the fights between two different classes and different ideologies, the proletariat and nepman. In addition to analysis of the text,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M. Bulgakov's prose in the 1920s about his impression on Moscow, as the contrast to the novel "The heart of dog".

【Keywords】

"The heart of dog", M. Bulgakov, ideology, Soviet immigrants, Moscow

一、前言

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現代主義的城市〉(The Cities of Modernism)分析了十九世紀末興起的現代主義特色，強調作家和城市千絲萬縷的關係：「作家和知識份子長期以來就厭惡城市，夢想逃避城市的罪惡，城市的散亂、速度、直接性和人的模式」(布雷德伯里 1995: 77)；但是城市擁有文學所必須的條件：出版商、贊助者、博物館、圖書館...，於是文學家又離不開城市，他們在這裡思索自我意義，收集信息、交流文化創作，「城市就成了思想活動的中心」(布雷德伯里 1995: 76)。他認為現代主義文學幾乎就是城市文學，現代化的城市「是新藝術產生的環境，知識界活動的中心，...也是思想激烈衝突的主要地點...」(M. 布雷德伯里 1995: 76)。城市成為文學創作的深刻基礎、文學活動的主要場所。

城市文學裡，最常被描寫的是首都，首都的繁華，如同吸磁作用，吸引大量作家、學者、騷客聚集於此，許多故事發生於斯，多少人物在此獨領風騷，青春、愛戀，失敗和成功皆在此留下它們或深或淺的足跡。首都因此成了最常被描寫的對象，它的光鮮、亮麗、墮落、謀殺、搶奪...，在不同作家的不同詮釋下，賦予它不同風采。

俄國的城市文學幾乎就是首都文學，有關偏遠地區、鄉村或是小城鎮的作品數量很少，文學的描述離不開歷史上的三個首都：基輔、莫斯科、聖彼得堡，其中又以後描寫後兩者居大多數。

帝俄時期，自從彼得大帝將首都遷至彼得堡，彼得堡成為人文薈萃之地。大多數十九世紀俄國文學描寫的都是彼得堡：普希金長篇敘事詩《青銅騎士》(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集》(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овести)、杜斯妥也夫斯基一系列小說、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妮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主要場景，都發生在彼得堡。彼得堡貴族生活的奢華無度、平民百姓的貧窮和悲慘，一一攤開在讀者面前，隨著這些作品，深入世界各國讀者心裡，成為大家對俄國城市的主要印象。

而俄國另一首都：莫斯科，也是文人熱愛描寫的對象，不論是普希金的《奧聶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契訶夫一系列的短篇小說，莫斯科相關篇幅皆佔據重要位置。這時的莫斯科，按照俄國宗教和歷史學家費多托夫(Г.Федотов)的看法，「沒有政權的束縛、自由自在、遼闊、神聖...，這裡既可以看到鄉下的淳樸，又保有首都的豪華氣派和俄國文化的所

有精髓」¹。果戈里在《彼得堡 1836 年札記》(«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836 года»)一文中，比較了十九世紀的莫斯科和彼得堡。他認為彼得堡是個年輕、新的、官僚的城市，是“通往歐洲的窗戶”(окно в Европу)；而莫斯科則是年老、傳統、家庭式的城市。「莫斯科像個年老不愛出門的人，喜歡坐在躺椅上烤餅、看著遠方、聽故事，而不願起身看看外面發生什麼事；而彼得堡像個年輕小夥子，從來不坐在家裡，總是穿戴整齊，打扮得像歐洲人一樣，在邊界上來回溜達，雖然看得見歐洲，卻聽不見它」²。(Гоголь 2005:54)

但是，莫斯科作為主要被描寫的對象，則是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後，這時的彼得堡，按照費多托夫(Г.Федотов)的看法，被拋進歷史廢墟裡，「死了，而且不會再復活」³。二十世紀俄國文學，莫斯科一躍成了主角，成了許多膾炙人口事件的發生地點。

革命後的莫斯科風貌跟十九世紀完全不同，它被強迫在短時間內，用人為方式，急遽地改變了城市文化和社會生活面貌，這是一個文化斷流，莫斯科因此與革命前有著截然不同的形象和生活方式。政權更替，為莫斯科留下明顯印記，與俄國其他地區相比，身為共產首都，在這裡，不論是國家統治機器、意識形態宣傳、藝術控制、出版檢查制度，或共產主義的生活形態，都遠比其他地方有著更多、更典型的體現。因此，描寫莫斯科的文學作品，便與同時代其它歐美城市小說，有著截然不同的屬性和非常大的獨特性。俄國評論家戈妮耶卡(Наталья Корниенко)在她的文章〈變動中的莫斯科：1933 年的文學現象〉(«Москва во времени: Об од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акции 1933 года»)⁴詳細地列舉二十世紀初期，二、三十年代蘇聯時期，不同俄國作家之間相異的莫斯科風貌，包括了茨維塔耶娃(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巴斯特納克(Б. Пастернак)、馬雅科夫斯基(В. Маяковский)、葉謝林(С. Есенин)、曼德斯坦(О. Мандельштам)、布寧(И. Бунин)、布拉東諾夫(А. Платонов)等人。

本論文研究布爾加科夫(М. Булгаков)中的莫斯科形象，以《狗心》(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和二〇年代有關莫斯科的散文為研究對象。本文以意識形態、階級鬥爭

¹原文如下：«...безвластную и вольную, широкую и святую... Москва сохраняла уклад, совмещающий его с роскошью и культурными благами столицы.» 出自：Федотов Г. Три столицы // Вёрсты, Париж, 1926. 此為網路版本：<http://www.gumer.info/bibliotek/Buks/History/Fedotov/3Stol.php>.

²原文如下：«Москва — старая домоседка, печет блины, глядит издали и слушает рассказ, не подымаясь с кресла, о том, что делается в свете; Петербург — разбитной мальчик, никогда не сидит дома, всегда одет и похаживает на кордоне, охорашиваясь перед Европой, которую видит, но не слышит».

³原文如下：«...Петербург умер и не воскреснет». 出處同注1。

⁴關於這部分可參閱：Корниенко Н. Москва во времени: Об од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акции 1933 года // «Октябрь», 1997, №9. 此為網路版本：<http://magazines.russ.ru/october/1997/9/korn.html>.

角度出發，分析共產主義統治下莫斯科人的生活情形，揭露布爾加科夫筆下，二十世紀初期，新經濟政策(НЭП)期間的莫斯科面貌，包括官方的培養新人政策、貧富差距、嚴重的住房失衡問題、住房爭奪、奈普曼集團和無產階級的鬥爭等等。

二、意識型態相關理論概述

《狗心》故事發生於 20 年代莫斯科，敘述列寧新經濟政策時期，蘇維埃政權統治下的莫斯科生活。蘇維埃政權是以意識型態控制國家，意識形態變成一種生活方式，融入莫斯科人的生活裡，因此本論文擬從意識形態的探討作為出發點。

意識形態一詞來自法國，創於 1797 年，為法國大革命時期關在牢房裡的革命貴族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所創。他寫了一本書《意識型態的基礎》(Elements d' Ideologie)，提出以理性為基礎，建立一種新科學，即觀念的科學(idea-logy)，作為所有其他科學的基礎。他的目標是把民眾從神秘迷信和非理性中解放出來，從對上帝、貴族和專制君主的偽崇敬中解放出來，恢復作為充分理性、自我決定的存在所應有的尊嚴。

意識型態的概念自產生以來，有著不同涵義。馬克斯、恩格斯早年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指的是漂浮於物質基礎之上、自以為有著充分自給自足性的思想觀念，類似於思想一詞。他們認為一切意識形態與人們的物質實踐活動密不可分，物質生活導致思想方式，「存在決定意識」，如果生活環境改變，也就改變了他們的思維模式：

「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 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係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現著，那麼這種現在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象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物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 那些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 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還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馬克斯、恩格斯 1975: 30~35)

另一位馬克斯理論大將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則是這麼定義意識形態：「意識型態經常被看作一些社會利益進行的合理化安排」(特里·伊格爾頓 1999:87)。

根據孟海姆(K.Mannheim)的說法，意識本身並不是無時間性、固定不變，而是一種隨著歷史時期、民族和社會階級的不同而不同的概念。這個統一的意識是

動態的，處於不斷的變化形成過程之中。意識形態與社會關係是辨證關係，也就是說，隨著社會改變，產生新的意識型態，與舊意識形態對抗，針對如何用新方式解決和面對新的社會問題展開辯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關係就是如此。

孟海姆認為，每個人的意識形態並非固定不變，他會在不同時間，隨著年齡、經驗、工作的增長或改變，改變自己信念，進而接受新意識型態。孟海姆以別林斯基為例，他早年接受黑格爾思想，相信：「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但是後來改變信念，變成革命先驅者。

美國學者貝爾(Daniel Bell)則是強調意識型態還必須具有激情：「意識型態之所以具有力量..在於他的激情。..實際上，可以這樣說，意識型態最重要的、潛在的作用就在於誘發情感。除了宗教(及戰爭和民族主義)之外，很少有哪種形式能夠把情感能量引發出來。」(貝爾 2001: 459)

意識型態和政權有驚人的直接關係，統治者經常拿意識型態來為自己服務，塑造政權的統治基礎，馴服人民，驅使人民對國家效忠。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 在分析馬克斯早期思想時說：「意識型態是種種話語策略，對統治權力會感到難堪的現實予以移置、重鑄、或欺騙性的解說，為統治權力的自我合法化不遺餘力。」(伊格爾頓 1999:86)

哈耶克 (F.A.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書中，詳細論述了極權主義對人民意識形態的控制：「要使一個極權主義制度有效地發揮它的作用，強迫每個人為同樣的目的而工作，還是不夠的。重要的是，人們應該把它們看成是自己的目標，雖然必須替人們選好信仰並強加在他們身上，但這些信仰必須要成為他們的信仰，成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條，以便使個人盡可能自願地依照計畫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動。」(哈耶克 1997:146)

這裡將意識型態等同於信仰，是對人民意識控制的最高點；而控制人民意識形態的最好方法就是宣傳，用那種週而復始的宣傳方式，讓人民的思想逐漸變成「一體化」：「這當然是各種形式的宣傳所造成的。...一切宣傳都為同一目標服務，所有宣傳工具都被協調起來朝著一個方向影響個人，並造成了特有的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極權主義國家裡，宣傳的效果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質的方面都和由獨立的與相互競爭的機構為不同目標所進行的宣傳效果完全不同。...靈巧的宣傳家於是就有力量照自己的選擇來塑造人們的思想趨向，而且，連最明智的和最獨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脫這種影響，如果他們長期地和其他一切信息來源隔絕的話。」(哈耶克 1997:146-147)

雖然政治家和政府善用宣傳來對人民進行思想洗腦和控制，但是在這種「一體化」的情況下，還是會有一些雜音出現。布爾加可夫描寫莫斯科生活時，並不是站在政權的歌頌者立場，而是以諷刺、隱喻手法(描寫狗變成人)，諷刺當時的社會控制和官方意識形態，揭露不同意識型態之間的鬥爭和矛盾。

三. 意識型態的莫斯科

1. 官方意識型態：改造新人運動

20, 30 年代的莫斯科，充滿各種官方意識形態，各類型官方創造出來的神話，表現在《狗心》上的是盛行於 20 年代的改造新人運動，希望透過社會教育手段，改造工農無產階級，使他們適合共產主義的社會生存。「布爾什維克設下了改造新人計畫，希望培養出可以在共產社會生存的新人類，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使他們道德完善」⁵。小說利用狗變成人的荒謬故事，來諷刺這樣的意識形態。

一隻傷痕累累、無家可歸、在饑餓邊緣，即將凍死的流浪狗沙里克(Шарик)，被有錢的醫學教授在路上撿到，帶回家裏收養。普烈奧布拉任斯基教授(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是世界知名教授，他的回春手術，幫助許多達官顯耀重新獲得青春。教授將狗帶回家，不是慈悲心大發，可憐這隻流浪動物的處境，他自有自己的一番用意。普烈奧布拉任斯基教授想進行活體實驗，這隻流浪狗正是絕佳實驗對象，他打算在狗身上植入人類的腦垂體和睪丸，觀察睪丸對回復青春的效力。此次實驗效果遠遠超出預期，手術後的狗全身毛髮盡脫，身軀拉長，開始站立，用前腳走路，會說話、閱讀、彈三絃琴、唱歌，完完全全變成了一個人。

獲得人型的狗(現在叫做沙里科夫, Шариков)，由公寓管委主任施翁德爾(Швондер)實施社會改造，他幫沙里科夫辦戶口登記、給他證件、工作，讓他閱讀恩格斯和考茲基的書信集(переписка Энгельса с Каутским)，並且灌輸他工人階級意識，告訴他有權享用普烈奧布拉任斯基教授家裡 16 平方的住房面積，要他學會用鬥爭方式，爭取自己(勞動者)的權利。

這兩個人(教授和公寓管委主任)透過不同層面來改造新人，教授改造的是外表，讓流浪狗獲得一個無產階級人的腦垂體，也因此獲得此人的外貌和思考方式(故事暗喻獲得腦垂體就可以獲得此人的智力和個性)，讓他學會思考；施翁德爾

⁵ 原文如下：«Большевики поставили перед собой цель воспитать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достойного жить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Одним из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был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личности». 出自：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ны в период нэпа/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ны в период нэпа//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ема 5. "Россия в XX в."//Школа.LV. 網路資料：<http://shkola.lv/index.php?mode=lsntheme&themid=166&subid=56>.

則是對他實施社會改造，灌輸他無產階級意識，賦予他社會人格。俄國學者拉克欣(В.Лакшин)說得很好：「普烈奧布拉任斯基教授創造了他的心理生物性格，而施翁德爾則是給了他社會地位、灌輸他意識型態。施翁德爾是沙里科夫的思想導師，也是他精神上的牧師。」⁶ (Лакшин В.Я. 1992:40)

但是改造後的沙里科夫並未獲得完善道德性，反而成了大災難，他失去狗的外型，也失去狗的思考模式、狗的善良和忠心。善良的狗心被邪惡人心所取代⁷，變成人的沙里科夫完全繼承了腦垂體主人丘龔琴(Клим Чугункин)的性格，愛喝酒、彈三絃琴、調戲婦女、偷錢、說謊，是個完全的無賴。當沙里科仍然是隻狗之時，見著穿著單薄的清瘦女郎，馬上猜到她的處境可憐，懂得對她加以憐惜；可是一旦變成人後，卻威脅這位女郎(瓦斯涅佐娃, Васнецова)下嫁於他，如果不從，便將她解僱⁸。當他是條狗之時，對教授忠心耿耿，認為教授是神，是保護狗類的偉大神祇；可是一旦變成人，沙里科夫視教授所提供的食物為理所當然之事，將教授豪華住宅視為己有，一心一意只想跟他搶住房，大談自己所應獲得之權力，卻不願付出任何責任(不想付錢吃飯、不願當兵打戰...)，還寫黑函密告，希望用權力鬥爭手法，整倒教授，獲得教授的房子。「可愛的狗變成一個可惡的流氓，讓人見了連頭髮都根根豎起」⁹。

布爾加科夫透過故事告訴讀者，任何的社會教育都無法矯正一個無賴的精神，無法拯救他沉淪性格，所謂的「新人」教育，根本教育不了勞動者，無法將惡變成善，改善他們的惡習，塑造他們的高道德性；相反地，只會將人最原始的良善本性抹滅，讓他們學會鬥爭和爭權奪利，痛恨其他階級，用最原始的鬥爭、出賣等方法，奪取他人的權利。在這裡「狗心」有著全新的象徵意義，不是「狼

⁶ 原文如下：«Профессор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создал его психо-биологию, Швондер же поддержал социальный статус и вооружил «идеями» фразой. Швондер — идеолог Шарикова, его духовный пастырь».

⁷ 變成人之後的沙里科夫內心是狗心還是人心？引起許多不同看法。例如：В.Лакшин認為沙里科夫是帶著狗心的生物(существо с собачьим сердцем) (Лакшин В.Я. 1992:41.)；Т.Рыжкова認為沙里科夫雖然獲得人型，卻保留狗的心和習性，他仍然是狗，並未變成人(Шариков, приняв облик человека, усвоив некоторые его внешние качества и свойства, не остался собакой, но не стал и человеком)(Рыжкова Т.В. 2005:19)；Е.Яблоков也是同樣的看法：Шариков «как существо, находящееся, так сказать, между собакой и волком (в сумереч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Яблоков Е.А. 2001: 347.) 這些看法很難與之苟同，整篇故事其實非常明顯地告訴讀者：可愛的是狗心，可惡的是人心，人心遠比狗心更為卑劣。普烈奧布拉任斯基教授說得很對：«Сейчас Шариков проявляет уже только остатки собачьего... Сообразите, что весь ужас в том, что у него уже не собачье, а именн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сердце». 關於狗心和人心的論述，可以參閱筆者另一篇論文：Символ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сердца в повести «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 М. Булгакова//《俄國文學、語言與俄語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俄文系，2005，33-48頁。

⁸ 許多相關評論一致認為，這兩位女郎實為同一人。

⁹ Булгаков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Т.2. 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 М.: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4. С.239. 原文如下：«...милейшего пса превратить в такую мразь, что волосы дыбом встают». 本論文所有布爾加科夫作品的引言皆出自此版本，接下來的相關引文，將於括弧內標示兩個數字，分別代表冊數和頁碼，例如：(2, 15)，表示引言出自第二冊，第十五頁。

心狗肺」之意，它是人民原本的良善本質，也許有點幼稚，卻非常純樸，但是這個本質會被社會教育所消除。而「人心」則是帶有負面意義，是透過社會教育所激發的人性之惡，鬥爭和排除他人的能力。布爾加科夫藉由狗變成人的荒謬故事，諷刺官方改造新人運動的錯誤和可笑。

2. 兩個階級、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鬥爭

2-1 新經濟政策與奈普曼集團

除了諷刺官方的「改造新人」運動，《狗心》中還可見到兩種階級的對峙，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鬥爭。這是奈普曼集團(нэпман)和勞動階級的對立，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對比：有錢和沒錢，一人擁有七間房間和幾個人擠在一間的對照。

新經濟政策(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НЭП)，是俄國共產黨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0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決議通過，1921 年 3 月 21 日頒佈實施的一項政策法令，旨在以實物稅的形式代替內戰時期的餘糧徵收政策。當時的徵收政策造成農民激烈抗拒和暴動，國內經濟大蕭條、大退化。列寧在這次大會承認了國內經濟蕭條，並且揭櫫了新經濟政策的迫切性：「我們現在正面臨赤貧、蕭條、勞動力和農民生產力的大衰退，除了如何提高生產力，其它問題應該要擺到一邊」¹⁰。(Вернадский Г. 1997:333)

因此，為了和緩社會對立，消除經濟凋敝，列寧實施了新經濟政策，廢除貨品配給、允許商品自由買賣、個人經濟體的存在、引入外國資本等¹¹。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成功地恢復了因為內戰造成的經濟凋敝，也造就了一群新興富有階級，這群人被稱為奈普曼(нэпман)。

布爾加科夫在二十年代的散文裡，速寫了幾幅莫斯科在此時期的景氣復甦情景：「在維特爾大街、米亞尼茨卡亞、阿爾巴特、彼得羅夫卡，此類忽明忽滅的霓虹廣告招牌越來越多。莫斯科的燈火一天比一天更明亮。商店的櫥窗裡燈光徹夜通明，有的地方則不知道用什麼東西來照明。莫斯科食品公司(МПО)開設的美食店直到半夜還在營業。」¹² (1, 229)

¹⁰ 原文如下：«Мы находимся в положении такой нищеты, разрухи и истощения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 сил рабочих и крестьян..., что вс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отложено в сторону, кроме увеличения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¹¹ 詳細的新經濟政策內容可以參閱：Нов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 Википедия. <http://ru.wikipedia.org/wiki/%D0%9D%D0%AD%D0%9F>和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ны в период нэп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ны в период нэп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ема 5. "Россия в XX в." /Школа.LV. <http://shkola.lv/index.php?mode=lsntheme&themeid=166&subid=56>.

¹² 原文為：«Все больше и больше этих зыбких цветных огней на Тверской, Мясницкой, на Арбате, Петровке. Москва заливается огнями с каждым днем все сильней. В окнах магазинов всю ночь не гаснут дежурные лампы, а в некоторых почему-то освещение. До полуночи торгуют г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ие магазины МПО».

在《狗心》裡，同樣出現了這個連鎖美食店，只是多了個字母，變成 МСПО：「莫斯科到處掛起了蟹青色的招牌，上面寫著莫斯科消費合作社的簡稱：МСПО，這就是肉舖。...所有的肉舖招牌上，左面起首的總是一個雪橇模樣的金色或者紅色字母 М。」¹³(2,172-173)

從這段敘述可以得知，莫斯科消費合作社¹⁴是個連鎖托拉斯，到處都有，供應城內各項肉類製品。另外還有莫斯科聯合農業公司(Моссельпром)，這是中央經營的合作商店，也是個巨大的托拉斯怪獸，這個連鎖店大賺黑心錢，將馬肉混充豬肉作成灌腸，賣給民眾，「這玩意吃到人的肚子裡，就要中毒」¹⁵(2,176)。從這裡可以了解新經濟政策時期，流竄著各種質量不好的黑心食品，即使是中央經營的商店，也完全不管商品品質和消費者健康，用高出成本好幾倍的價錢，提供低質量的食物，剝削消費者(主要是一般民眾和無產階級)。於是流浪狗沙里克因為吃了臭肉而肚子痛；而貧窮瘦弱的打字員，只能在食堂裡用貴上好幾倍的價錢，吃著腐臭肉品所製成之食物，讓她的身體越發孱弱。

關於奈普曼人，布爾加科夫在二十年代散文裡也有精采的描寫，他在一篇名為〈億萬富翁〉(Триллионер)的短文裡，描寫了一位富有的奈普曼人：

「來者手上戴著個東西，使人聯想起救世主基督教堂屋頂上夕陽映照下的十字架。...根據這顆向四面八方迸發著五色毫光的鑽石、根據來者那胖胖妻子肩上所披的火紅大披肩，...我立刻猜到了：站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位「奈普曼」中之「奈普曼」，很可能是哪個托拉斯的頭頭。」¹⁶(1, 207)

《狗心》裡的奈普曼是普烈奧布拉任斯基教授，作者首先透過狗的眼睛描寫教授外表，他漂亮的皮大衣，連狗一眼都可以分辨出，這位不是同志(товарищ)(所謂的無產者)，而是「先生」(господин)，是位從事腦力活動者，有錢的資產階級，每天肚子總是飽飽的，不識飢餓滋味。

¹³ «...по всей Москве развесили зелено-голубые вывески с надписью «МСПО. Мяс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на всех мясных первой слева стоит золотая или рыжая раскоряка, похожая на санки, — «М»».

¹⁴ 事實上莫斯科消費合作社(Московский союз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тв)成立於1898年，1916年改名為中央消費合作社(Центральный союз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也就是說在小說發生的時代，這家合作社就已經改名了。作者故意使用這個名字，應該是為了避免直接指涉МПО，產生某種模糊的距離感。關於莫斯科消費合作社(Московский союз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тв)、莫斯科食品公司(Московское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МПО)、莫斯科聯合農業公司(Моссельпром)的相關內容，可以參閱以下幾則網路資料：Горинев М.М. Москва в 20-х годах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М., 1996. № 5. С.3-17; Кочкарова З.Р.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развития кооперации в 20-40-е гг. XX в. // Вестник ВГУ.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Социология, 2008, № 1. С.12-18.

¹⁵ 原文為：«Это отравя дл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желудка».

¹⁶ 原文為：«На пальце у вошедшего сидело что-то, напоминающее крест на Храме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 на закате... По камню, от которого сыпались во все стороны разноцветные лучи, по тому, как на плечах у толстой жены вошедшего сидел рыжий палантин,... я догадался, что перед мной всем нэпманам нэпман, да ещё, вероятно, из треста».

接下來布爾加科夫繼續用狗的視野，描述教授豪華寓所：

「玫瑰色玻璃後面突然亮起了愉快的燈光，...狗立即感到天堂般的溫暖撲面而來，...許許多多的物品擺滿了豪華前室。...落地穿衣鏡，安置在牆壁高處的可怕鹿角，數不清的皮大衣和套鞋，天花板下蛋白石色的鬱金香吊燈。」¹⁷(2,174)

除了前廳，作者還極盡所能地描寫教授高雅餐廳，描寫他所吃的食物：切片的鮭魚、醋醃鰻魚、蝦子、進口葡萄酒、英國威士忌。而莫斯科消費合作社所賣的克拉科夫灌腸(這是一般平民或是無產階級所吃的食物)，在教授家裡只能拿來餵狗，連女僕都不吃這種等級的食物。

普烈奧布拉任斯基教授的錢來自於他的賺錢事業--回春術，將病患移入猴子睪丸或卵巢，幫助他們(或她們)恢復青春。這種手術費用高昂，他的所有病人皆是有頭有臉之輩，不是達官就是貴人，因此他有了強硬後台，讓他可以保有七間房間。

2-2 無產階級

與奈普曼階級相對的，則是無產階級。首先是可憐的女打字員(也就是後來沙里科夫強迫要娶的女郎瓦斯涅佐娃, Васнецова)，她一個月的薪水只有四張半十盧布(也就是 45 盧布)，而教授一次的手術費用就要五十張十盧布(500 盧布)；在莫斯科最高級的巴爾飯店一道菜要價三盧布七十五戈比，打字員只能在食堂吃兩道菜四十戈比的粗糙食物；教授拿來餵狗的克拉科夫灌腸值一盧布四十戈比，狗項圈要價八盧布。教授家裡飼養的狗所吃、所用，皆遠比可憐的無產階級還要好，透過「狗好&人不好」的對比，讓讀者有「人不如狗」的深刻印象。

貧窮的打字員沒有任何娛樂，連看電影都沒錢，無法當自己身體的主人，爲了溫飽，只能當主任的法國式性愛工具，做他的地下情人、讓他發洩性慾；教授卻能在任何時候，抽空去大劇院(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聽歌劇《阿伊達》(Аида)，或是請人帶沙里科夫去馬戲團，只是爲了圖家裡清靜，不被沙里科夫打擾。女打字員穿著單薄的衣服、情人送的透明麻紗長襪，在暴風雪裡凍得打顫、皺眉；而教授家裡卻有數不清的皮大衣，可以任憑他挑選、替換。

接下來的無產階級代表是公寓管委主任施翁德爾(Швондер)，和管委會的另三名成員，他們穿著皮夾克、戴帽子，腳上有靴子(這是當時共產黨員的標準服

¹⁷原文為：«За розовым стеклом вспыхнул неожиданный и радостный свет,... Первого из них обладало божественным теплом... Великое множество предметов загромождало богатую переднюю... зеркало до самого пола, ... страшные олени рога в высоте, бесчисленные шубы и калоши и опаловый тюльпан с электричеством под потолком.»

飾，男男女女都做此裝束），彼此之間稱呼同志(товарищ)，對於不是共產黨員的人則稱作公民(гражданин)。他們總是開會，參加各種工會(союз)，在會議中辯論、唱歌，爲了遠在德國的孤兒募款，或是安排西班牙窮苦百姓的未來等等。他們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代表和政策執行者，有權決定什麼人住哪？誰應該分配多少面積的房間？除此之外，還要負責「教育」新的無產階級，灌輸他們公平分配原則，每個人都該擁有並保護自己的革命利益(трудо́вой интерес)，相對的，也應該要盡一定的社會義務。除此之外，還得留心注意住房裡是否有黑戶¹⁸(沒有莫斯科居留登記的人，непрописанный в Москве)進住，過濾住房房客的身分和職業；幫助沙里科夫找工作、在兵役局註冊，方便日後當兵，可以和帝國主義強盜(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хищники)作戰。

這兩個階級彼此互看對方不順眼，彼此互相角力。普烈奧布拉任斯基教授在帝俄時期受過高等教育，到了蘇維埃革命成功後，他仍然在新經濟政策的庇護下，繼續過著優渥生活。但是他越富有，就越發成了無產階級的眼中釘、肉中刺。對於大多數忠誠共產黨員來說，新經濟政策是對共產制度的背叛，對資本主義的讓步，奈普曼與他們之前革命對象：富農、大資本家、有錢的地主、貴族一樣，都應該被鬥垮，掃進歷史灰燼裡。教授則不喜歡這些新的統治階級，認為他們粗俗不堪、行爲不端，只會偷東西（偷了他兩雙套鞋）、不懂禮儀(不穿套鞋進別人家，將教授高級的波斯地毯弄髒)、不懂得生活(喝酒只配冷盤，而不是熱食)，認為他們沒知識、沒水準，「落後歐洲人兩百年，直到現在連自己的褲子都還不會扣。」¹⁹(2,191)

2-3 住房問題與階級鬥爭

雙方的鬥爭因爲住房問題而白熱化。當時莫斯科的住房短缺問題異常嚴重，布爾加科夫在一篇散文〈20年代的莫斯科〉(Москва 20-х годов)，戲謔地描述了當時住房短缺的問題：

「我要對所有居住在柏林、巴黎、倫敦和別處的人們說，莫斯科沒有住宅。

¹⁸ 不論是蘇聯時期(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還是現在的俄羅斯聯邦(РФ)，由於大量人口湧入莫斯科，成長快速，住房嚴重不足。為了便於掌控和分配，每個居住在莫斯科的人都得登記，有了登記才可以擁有莫斯科的居住權，才可以分配住房，人民無法自由遷徙。但是事實上本故事發生的背景，新經濟政策時代，居留登記的控制並不十分嚴格，一直到了1932年才擬定了新的護照政策和嚴格的居留登記政策。相關訊息可以參閱下面兩篇文章：Б-Жуков Максим. Повторение пройденного: можно жить там, где хочется // Коммерсантъ, № 76 (794) от 26.04.1995. <http://www.kommersant.ru/doc.aspx?DocsID=107541>; Москва в 19 веке - история кратко // Москва/ All-Pages.com. http://pda.all-pages.com/city_info.php?id=2216.

¹⁹ 原文如下：«...отстав в развитии от европейцев лет на двести, до сих пор ещё совсем уверенно застегивают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серебром».

那裡的人怎麼生活呢？

就這麼生活唄。

沒有住宅。

但這還不夠。近 3 年來莫斯科人已經使我確信，而且一點也不含糊：在他們身上住宅兩字的本意已經消失。」²⁰ (1,471-472)

接下來作者描寫他拜訪一個朋友家的情況，這位朋友配給了一套房間，於是作者前往拜會。他所看到的景色是如此的：

「樓梯上沒有欄杆，上頭灑滿了菜湯。...到了樓上，踩過一屋碎玻璃，走過一排半數以上釘了木板的窗戶，我就來到一個黑乎乎地像是死胡同一樣的地方。...這是什麼地方？鬼才知道。黑乎乎的，跟在礦井裡也差不多。絞合板把它分成了五份，活像五只帽盒子。我朋友坐在中間那只方盒的床上。旁邊是他的妻子，再旁邊是他的兄弟。」²¹ (1,472)

當時的公寓就是如此的情景，往往一個極小空間被任意隔成好幾間，裡面住了不同家庭，每人所能分配到的居住面積非常小。有人一夕之間家裡被硬塞進陌生人，被迫跟不同的人住在同一間房（是同一間房，而不是同一個公寓!!），因為沒有結婚、沒有家庭，沒權利獨佔一個房間，必須跟陌生人(不管是男或女)共同生活，分享原本就已經很小的空間，完全沒有任何的私密感。或是某天回家之後，發現住房面積被「壓縮」了，硬生生被隔成兩間，本來的房間霎那間縮小一半。房間小、隔間簡陋、隔音更差，這種房間、這樣的公寓彼此「雞犬相聞」，隔壁講了什麼話，走動、拉椅子，甚至一根火柴掉地的聲音都清晰可聞。布爾加科夫稱這樣的「雞犬相聞」現象叫做電話聽筒，彷彿同時在電話聽筒裡聽不同人講話，這些聲音紛湧而至，無法逃脫，也無法關閉。講話時，你分不清楚聽到的是自己的聲音，亦或是談話對象的聲音，還是隔壁鄰居、隔壁的隔壁的聲音。

在這種極度缺乏住房的狀況下，普烈奧布拉任斯基教授一個人便佔用了七間房間，而且個個豪華又氣派，舒適又寬敞，是多麼令人眼紅、又憤憤不平的事啊！

²⁰ 原文如下：「...сообщая всем, проживающим в Берлине, Париже, Лондоне и прочих местах, — квартир в Москве нету.

Как же там живут?

А вот так-с и живут.

Без квартир.

Но этого мало — последние три года в Москве убедили меня, 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определено, в том, что москвичи утратили и самое понятие слова «квартира» и словом этим наивно называют что попало».

²¹ 原文如下：「На лестнице без перил были разлиты щи... В верхнем этаже, пройдя по слою битого стекла, мимо окон, половина из которых была забрана досками, я попал в тупое и тем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Куда я вошёл? Черт меня знает. Было что-то темное, как шахта, разделенное фанерными перегородками на пять отделений,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х собою большие продолговатые картонки для шляп. В средней картонке сидел приятель на кровати, рядом с приятелем его жена, а рядом с женой брат приятеля...»

於是小說裡開始了住房攻防戰：施翁德爾(Швондер)等住宅委員會的成員，登門拜會教授的高級住宅，希望縮減他的住房面積，變成五間，讓出檢查室和餐廳；教授當然拒絕，而且是高調拒絕。此次交手，住宅委員會遭受莫大挫敗，教授打了一通電話給某位高官（此人為他的病人之一，也是施翁德爾的長官），施翁德爾等人只好摸著鼻子鎩羽而歸。這一行動徹徹底底地失敗，而且失敗得很難堪，教授展現豐沛人脈、強而有力的後盾，他的豪華住宅似乎根本動不得，不可能縮減一分一毫的面積。

但是管委會主任不屈不撓，在接下來的日子，施翁德爾利用沙里科夫的出現，積極幫這位已經變成人的狗辦理出生證明，待得到莫斯科居留權之後，硬是讓沙里科夫得到教授家裡十六平方的住房權利。教授眼睜睜看著自己家裡某部份，變成這個令他頭痛不已人物的居住地方，而且無法趕走他，也無處可申訴，取得公民權的沙里科夫，擁有了這間公寓的合法居住權利。在此次交手中，教授蒙受損失，算是一場挫敗。可是，到了故事結尾，沙里科夫被動了第二次手術，從人變回狗，於是牠的公民權和房子居住權自然被取消了，教授成功地拿回七個房間的獨自擁有權，繼續過他的豪奢日子。

2-4 沙里克/沙里科夫對兩個階級的態度

這裡最有趣的角色其實是狗，牠和這兩個階級有著非常奇妙的關係。當沙里克仍然是狗的時候，異常痛惡無產階級，因為牠經常被這些人欺侮，總是被踢、被打、被趕。食堂炊事員潑熱水燙傷了牠左半邊的身子，看門人經常拿著刷子往牠臉上揍；牠痛恨看門人和清潔工，稱看門人為「穿金邊制服的屠夫」(живодер в позументе)，清潔工是「人類殘渣，最末等的貨色」(человечьи очистки, низшая категория)，乾酪店的售貨員是窮凶惡極之輩(зверей-приказчиков)。這些無產階級對狗恨之入骨，看到狗就非得趕走不可，欲除之而後快，非常不合善。

沙里克的感覺是簡單又直接的，朋友和敵人分類法完全以他們對待狗的態度而定，對狗友善的人就是朋友，對狗又打又踢的人，就是敵人。麗史可娃(Т. Рыжкова)說得很正確：「沙里克完全按照自我防衛和吃飯的本能而行，這個本能讓牠認為：只要是溫暖、可以吃飽、不會被打的地方就是好的；誰有力量和權力，誰就是對的。」²² (Рыжкова Т.В. 2005:15)

沙里克討厭無產階級，因為牠總是被這些人驅趕、鞭打、用鞋子踢。而牠對

²²原文如下：«Шариков движут только инстинкты—самосохранения и пищевой, которые сводятся к тому, что хорошо там, где тепло, сытно и не бьют, что прав тот, у кого сила и власть».

教授完全忠實，因為教授帶牠回家，幫牠治療傷口，用最好的食物餵養牠，於是教授成了牠的神，狗類的保護者。沙里克對教授充滿感激，一天兩次對教授流下感激淚水，表現牠最大的忠誠。即使因為調皮被揍，牠仍然心甘情願，不肯離開天堂般的家，離開舒適的生活。沙里克已經完完全全被教授所征服，被豪奢的生活方式所降服，成為奈普曼成員的一份子，不願再回到街頭，忍飢受凍。

當教授第一次和施翁德爾等人周旋住房問題，讓住房委員會的人面子掛不住，狗在旁邊暗暗喝采；最後四人無功而返，黯然離開，「狗立起來，對著菲利普·菲利波維奇拜了幾拜」²³(2,186)。可見沙里克痛恨無產階級，衷心地崇拜教授，和教授所過的有錢人生活。牠為自己成為這個奈普曼家庭的一份子而驕傲，覺得自己身分不同以往，現在徹底脫離流浪生活，高高在上，可以在其他的流浪動物面前昂首闊步。當牠們對牠狂吠，罵牠是「老爺家的走狗」(барской сволочью)、「奴才」(шестеркой)時，沙里克反而得意洋洋，似乎在說：「是的，我就是資產階級，奈普曼家庭的一份子」。

可是變成人之後的沙里科夫，完全不再視自己是奈普曼的一份子，反而加入了勞動階級陣營。當他要求教授幫忙寫出生證明，以方便辦理戶口登記時，承認了自己的階級意識：

“您的這個可愛的公寓管理委員會說什麼來著？”

“公寓管理委員會還能說什麼... 公寓管理委員會保護正當利益。”

“請問，是誰的正當利益？”

“哪還能不清楚，當然是勞動者的。”

菲利普·菲利波維奇瞪出了眼睛。

“您怎麼是勞動者？”

“那還不清楚，不是奈普曼嘛。”²⁴ (2,216-217)

為什麼沙里科夫會產生這樣的階級意識？畢竟那時候他才剛「變成人」，用人類的方式過活不久。為什麼變成成人之後，他就不再視自己為奈普曼，不再以生為奈普曼集團的一份子為榮？小說裡提供兩個可能答案：第一，因為他的腦垂體

²³ 原文如下：«Пёс встал на задние лапы и сотворил перед Филиппом Филипповичем какой-то намаз».

²⁴ 原文如下：

« — ...что говорит этот ваш прелестный домком?
— Что ж ему говорить?... Он интересы защищает.
— Чьи интересы, позвольте осведомиться?
— Известно чьи. Трудового элемента.
Филипп Филиппович выкатил глаза.
— Почему вы — труженик?
— Да уж известно, не нэпман».

主人是個無產階級，他的腦中仍舊保有之前擁有者的生活型態和性格。沙里科夫變成人之後，第一個會講的句子是罵人的字串，他無法像個貴族般優雅地吃飯，總是隨地吐痰、隨手丟菸蒂，沒有教養、喜歡調戲女人，是個粗俗的人類。所有的行為舉止都說明了，他缺乏教養、品格卑劣，因此無法親近奈普曼，只會不斷地被教授和教授的助手博爾緬塔爾大夫(Борменталь)斥罵，做什麼都不對。

第二，與此同時，施翁德爾不斷對他示好，對他進行社會教育，灌輸他階級意識，還安排他工作，幫他申辦身份證明，讓他取得教授家的居住權。

在這雙重因素影響下，沙里科夫雖然身在奈普曼家裡，卻被拉入勞動者陣營之中，共同對抗教授。他寫了告狀信件，還拿槍準備殺害教授，最後惹來自己的死亡。沙里科夫被動了第二次手術²⁵，變回了狗，變回沙里克，回到奈普曼陣營，喪失了身為人時候的一切意識，當然也喪失了勞動者的一切行為和意識形態。狗-沙里克/奈普曼 VS 人-沙里科夫/無產階級，這樣的關係變動和階級意識流動，非常清楚地還原了兩個不同階級的對峙關係和緊張氣氛，而教授和狗之間關係的變化：狗-忠心 VS 人-變心，似乎再次地映證了人心不如狗心，狗心比人心遠為可愛的論調。

2-5 布爾加科夫對這兩個階級的態度

布爾加科夫透過教授與不同人的對立，描述了兩個階級的鬥爭與矛盾。但是在此過程中，他對兩個階級互不加袒護，不曾站在任何一方，為哪個階級講話，對兩邊皆是持著批判態度。譬如：透過描寫沙里科夫的各種怪異行動、無法矯正的道德缺陷，讓讀者痛恨他，討厭無產階級的粗魯和不文明，他還嚴厲批判共產主義的破壞行為、粗糙的「平均分配理論」，鼓動人民鬥爭的社會宣傳和新人改造運動。作者就如同自己書中主角普烈奧布拉任斯基教授一樣，對「無產階級」充滿敵意，對革命造成的迫害和混亂非常不滿。

但是描寫教授所代表的奈普曼集團時，布爾加科夫也完全不假辭色，揭露了教授的自私、無情和冷血。他擁有知識份子的高傲，卻沒有知識份子的人道關懷精神。他收養流浪狗，不是出於憐憫，而是為了科學實驗目的。即使沙里克對他

²⁵ 第二次的手術，俄國評論家史切潘良(Е. Степанян)稱之為死刑(смертная казнь)，事實上，這並不是死刑，因為沙里科夫本來就是實驗室的創造物，不是真正的存在，既不存在，何來死？整個故事很像果戈里的《鼻子》(Нос)，荒誕的劇情只是一個夢境、一個幻覺，沙里科夫並不存在，一切只是實驗室的把戲。這次的手術嚴格來說應該是一種矯正，對驕傲的人類、對妄想跨越神界的科技(醫學)，所做的一種矯正，讓一切恢復原型，一切回到原點，沙里科夫並沒有死，他只是變回了狗。參閱：Степанян Е.Г. О Михаиле Булгакове и «Собачьем сердце». М.: Оклик, 2009. О Михаиле Булгакове и «Собачьем сердце». М.: Оклик, 2009. С.46-47.

表現出十足忠心，每天搖尾乞憐，剖開這隻可愛、有點神經質的狗腦袋時，他完全沒有任何憐憫之心，手沒有一絲絲顫抖（當時並不知道手術會有突破性的成功，只以為沙里克必死無疑），還充滿了興奮和迫不及待。布爾加科夫將這場手術比喻成謀殺，不只一次地稱這位世界級的醫學大師為殺人兇手：

「隨後，兩個人（另一個指的是他的助手博爾緬塔爾大夫(Борменталь)—筆者註）都激動起來，就像兩個急欲行凶的殺人兇手。」²⁶ (2,202)

描寫教授驗部時，也是強調這種殺人的凶光和兇惡表情：「菲利普·菲利波維奇的臉頓時變得十分可怕。他齜著白牙和金牙，在沙里克頭頂畫出一個紅色的圈圈」²⁷ (2,202)；「菲利普·菲利波維奇滿臉猙獰，鼻子發出呼哧呼哧的聲響，咧開的嘴巴露著牙齦」²⁸ (2,202)；「菲利普·菲利波維奇像吸足血的魔鬼那樣，直挺挺的離開了手術檯」²⁹ (2,203)。

這個手術被描寫成謀殺場景，普烈奧布拉任斯基教授對狗進行了先進的手術，但卻不是為了解救狗的生命，而是謀殺牠，這個手術創造了可惡的沙里科夫，卻同時也殺死了可愛的狗--沙里克。透過描寫這場手術，布爾加科夫揭露了教授的冷血和無情，並且揭櫫他的真正本質：謀殺者。這個自私自利份子，從來只想著個人利益、醫學上的發現，只關心暖爐是否又要停工，夸夸其談怎樣才是真正的生活，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套上鞋套，卻不知窮人根本沒有鞋套可套。他為每個手術收取驚人費用，狠削那些達官貴人，他的顧客沒有窮人，因為看診費用太高，窮人看不起，也不需要回春手術，他們只想填飽肚子，可以尊嚴地活下去。普烈奧布拉任斯基教授高超的醫學技術和存在價值，只為了服務有錢人和謀取暴利，而他所賺取的錢財，完全用於自己享樂上面，用在奢華用度上，一分一毫都不肯分享給其他窮人，還不斷埋怨自己過得不夠好、不夠舒適、不夠豪奢，這就是教授的自私和無情。

俄國學者史卡拉史別羅娃(Е.Б.Скорospelова)說得很正確：「布爾加科夫拒絕神聖化俄國人民，但同時也嚴厲譴責普烈奧布拉任斯基和施翁德爾。」³⁰ (Скорospelова Е.Б. 1995:180)

他將兩大陣營各打五十大板，用超然立場揭穿了這兩個階級的鬥爭面貌，還

²⁶ 原文如下：«Затем оба заволновались, как убийцы, которые спешат».

²⁷ 原文如下：«...лицо Филиппа Филипповича стало страшным. Он оскалил фарфоровые и золотые коронки и одним приемом навел на лбу Шарика красный венец».

²⁸ 原文如下：«Филипп же Филиппович стал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страшен. Сипение вырывалось из его носа, зубы открылись до десен».

²⁹ 原文如下：«Тут же Филипп Филиппович отвалился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как сытый вампир».

³⁰ 原文如下：«Булгаков отвергал обожествленные народа, но при этом не снимал вины ни с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го, ни со Швондера».

原奈普曼集團的自私自利，和無產階級的無知、無能、粗魯和不明。

四、結論

布爾加科夫在《狗心》裡批判了當時盛行的教化新人運動，揭露了嚴重住房問題，和兩個階級的激烈對抗，將二十年代蘇維埃革命後的莫斯科生活、官方意識形態、官方神話、各種慾望、爭奪、鬥爭等翔實的表達了出來。小說中的人物、事物與情節，雖然看似不合理，故事怪誕不經，真實與虛幻混合，但是現實的生活和階級鬥爭，卻因為透過荒誕化的手法，達到「諷喻」的逼真感。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故事中，人性的虛假和空洞也更形逼真，官方意識形態的荒謬，善與惡的問題，人性無盡的貪婪和虛妄，皆在此得到最好的呈現。將這個故事與二十年代的散文相比，更能突顯布爾加科夫作品中的真實性，也襯托出他豐沛的幻想色彩，和獨特的魔幻寫實主義風格。